

元史新編

元史卷三十

世祖相臣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
勇力絕人從其兄天倪帥眞定乙酉天倪遣護送其母歸
北京旣而天倪爲金降將武仙所害府僚王縉王守道追
及天澤於燕曰變起倉卒部曲散在近郊公能返轡當不
招自至天澤卽傾資裝易甲仗南還晝夜兼行次滿城得
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祐詣國王孛羅乞
濟師孛羅承制卽命天澤紹兄職遣蕭乃台將蒙古軍三
千來援敗禽仙驍將葛鐵槍獲其兵甲輜重軍威大振遂
下中山略無極拔趙州進軍野頭會其兄天安亦自白霄

提兵來赴難其擊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真定未幾宋大名總管彭義斌陰與仙合欲取真定天澤同蕭乃台扼諸贊皇山不得進義斌勢蹙焚山自守天澤自以鐵騎摧鋒入獲義斌斬之既而仙遣謀者結城中死士爲內應夜斬關入據城天澤引步卒數十踰城東出至橐城求援於中山知府董俊俊授以銳卒數百夜赴真定而蕭乃台兵亦至捕斬叛者三百餘仙挾數騎走保西山抱犢砦蕭乃台忿民之反覆驅萬餘人將殺之天澤力爭得釋乃繕城壁立樓櫓招流散恤困窮擣抱犢諸砦巢穴仙乃遁入汲縣相衛諸州皆降太宗卽位議立三萬戶府分統漢兵以天澤爲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庚寅冬武仙復屯兵衛州天澤合諸軍圍之金將完顏合達以眾十萬來

援戰不利諸將皆北天澤獨以千騎繞出其後與大軍夾擊仙敗去遂復衛州壬辰春太宗由白坡渡河詔天澤以兵由孟津會河南至則皇弟拖雷已破合達軍於三峯山乃命略地京東招降太康柘縣瓦岡睢州金主令完顏白撒將兵八萬自黃龍岡來襲新衛州天澤率輕騎馳赴比至圍已合天澤單騎奮槊突至城下呼守者告以援兵且至復貫陳出與大軍夾擊白撒等敗走蒲城追金主至歸德復與諸軍會睢陽達魯花赤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營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會天澤以事去汴北還撒吉思不花全軍皆沒金主遷蔡大軍圍之天澤當其北面結棧潛渡汝水血戰連日金亡後移軍伐宋從皇子曲出攻棗陽又從宗王叩溫不

花圍光州攻壽春乘勝而南所向輒克世祖時在藩邸極知漢地不治河南尤甚奏以天澤爲經略使至則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橫者境內大治戊午秋從憲宗伐宋取蜀駐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咸議班師宋將呂文德以艤艫千餘沂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天澤分軍爲兩翼親率舟師順流縱擊三戰三捷奪其戰艦百餘艘追至重慶而還中統元年世祖卽位首召天澤咨以政事疏言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上下不應內外休息帝皆嘉納命往鄂渚徹江上軍還授河南宣撫使俄兼江淮諸翼軍馬經略使二年夏五月拜中書右丞相既柄政事皆讓同官曰天澤本武臣何克負荷

但物議未安者老夫通譯其間爲諸君條達耳相則曷敢
當眾服其謙退乃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盡奏罷諸色占
役者李璫反諡都命天澤專征聞璫入濟南笑曰豕突入
苙無能爲也至則進說宗王哈必赤曰璫多譎而兵精不
宜力角多殺士卒當以不戰困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
四閱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斬璫於軍門誅同惡者數十
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諡都城中人已開門迎
降至元三年以天澤爲樞密副使四年以右丞相讓安童
改中書左丞相六年帝以宋未附議攻襄陽詔天澤與駙
馬忽剌出往經畫之部署甫定以疾還燕八年進平章軍
國重事十年春與平章阿朮等進拔樊城襄陽降詔與丞
相伯顏總大軍水陸竝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遣

侍臣賜以蒲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又首勦南伐之謀異日功成皆卿力也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至真定帝遣尙醫馳賜藥餌天澤附奏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卒年七十四訃聞帝震悼贈太尉諡忠武後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恂恂若無所能及臨大事毅然任天下之重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每公餘輒讀雖出使戎旅亦挾以自隨每舉一事輒能推究始末老宿儒自以爲不及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曰爵祿刑賞天子之柄已何預焉其出討李璫也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諸將先是在憲宗時天澤嘗奏臣始攝兄職今臣兄

有二子分掌兵民臣復任經略一家處三要職分所當辭
乞退休帝曰卿累世忠勤有勞於國一門三職何媿何嫌
竟不許及李璫之變言者謂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
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諸子
卽日解兵符者十七人統眞定五路時政煩賦重民貸錢
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
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繼值歲饑民假貸充貢賦積
銀至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資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
中戶爲軍上下戶爲民著爲定籍境內以寧其經略河南
也朝廷遣阿藍荅鈎較諸路財賦鍛鍊羅織無所不至天
澤獨以勳舊見優容天澤曰我爲經略使今不我責而罪
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累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賓

禮而薦拔之後多致顯達破歸德時遇蒙古官驅數俘出城將殺之內一俘氣貌異常問知爲近侍局官李正臣也出金贖之送歸真定署幕府參謀庶務一以委之與所遇河南流寓人王顯之同一委任由是真定治效高視他郡兩人力爲多量材善任各盡所長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不怨人以比之郭子儀曹彬云子八人格樟棣杜杞梓楷彬各任方面而格尤知名別附平宋諸臣傳

劉秉忠

張文謙

劉秉忠字仲晦初從釋氏名侃字子聰拜官後始更今名其先瑞州人世仕遼爲官族曾太父澤仕金爲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歲庚辰木華黎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潤爲都統事定改署州錄事歷鉅鹿內三兩縣提領皆有

惠政秉忠年十三爲質子於帥府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一日不樂投筆棄去隱武安山中遇異人授以數學久之天竺僧虛照遣徒招致爲僧以其能文詞使掌書記後遊雲中畱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僧海雲被召過雲中邀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厯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掌世祖悅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畱藩邸後數歲奔父喪於邢州服除復被召奉旨還和林上書數千言其略曰典章禮樂法度三綱五常之教備於堯舜三王因之五霸敗之漢興以來至於五代千三百餘年由此道者漢文景光武唐太宗數君而已故治亂之道不係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

皇帝起一旅降諸國不數年而取天下勤勞憂苦遺大寶
於子孫傳萬祀永保無疆之福然聞之曰以馬上取天下
不可以馬上治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善事
夜以繼日每得一事坐以待旦以保周天下八百餘年周
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故事而行之正在
今日然舉其要不過用人治民行政三者而已用人事
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
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莫先焉然天下之大
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當擇開國功臣
子孫分爲京府州郡監守督責舊官以遵王法仍差按察
官守治者升否者黜天下不勞力而定也政本莫大於朝
省親民莫要於縣宰誠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眾

事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其餘百官不在員多惟在得人焉耳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養士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今郡縣雖有學竝非官置宜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舉以經義爲上論策詞賦次之開設學校宜擇開國功臣子孫受教選達材任用之得一世臣才子孫勝於草野十寒士以其用易速而所益大也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產業者使不至困窮或有產業者應止輸差稅其餘徭役竝行蠲免使自給養實國家養才厲人之至意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蓋君子所存者大不能盡小人之事或有一短小人所拘者狹不能同君子之量或有一長

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故古之賢君廣開言路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而或有所蔽蔽天之明者雲霧蔽一人之明者私欲佞說也常人有之蔽一心人君有之蔽天下故常選左右諫臣使諷諭於未形忖畫於至密君子之心一於理義懷於忠良小人之心一於利欲懷於讒佞君子得位能容小人小人得勢必排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孔子曰遠佞人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此之謂也今言利者眾非圖利國實欲殘民而自利也宜將國中人民必用場冶付各路課稅以定權辦其餘言利者竝行罷去以明古者明王不寶遠物所寶惟賢之意則用人之道不外是矣古者治世均民產業自廢井田爲阡陌於是有餘者益有餘不足者益不足宜禁

行利之人勿恃官勢居官在位者勿侵民利商賈與民公平交易不生擅奪欺罔之害此非可望之於下在上所以主持之耳天下戶過百萬自忽都那演斷事之後差役甚大加以軍馬調發使臣煩擾官吏乞取民不能當是以逃亡日眾宜比舊減半或三分去一就見在之民以定差稅招逃者復業再行定奪天下之民未聞教化見在囚人宜從赦免明施教令使之知畏則犯者自少教令不宜繁因大朝舊例增益民間所宜設者十數條罪不至死者皆詳審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不致刑及無辜天子以天下爲家兆民爲子國不足取於民民不足取於國相須如魚水有國家者置府庫設倉廩亦爲助民民營產業闢田野亦以資國用也今宜會計官民欠負若實爲公差

所借宜依前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倍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竝免追取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爲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祇待偏重宜計所費以準差發關市津梁正稅十五分取一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爲一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詐珍貝金銀之所出淘沙鍊石實不易爲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裝器仗取一時之華麗廢爲塵沙甚可惜也宜從禁治除帝冑功臣大官以下章服有制外無職之人不得僭越今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無力耕耨宜差勸農官二員率天下百姓務農桑重本計開西河南地廣土沃以兵馬之所蹂躪荒蕪尙多宜設官招撫不數年民歸土闢可資軍需耶律

中丞拘權鹽鐵諸產商賈酒醋貨殖諸事以定宣課已不
爲輕輿魯刺合蠻奏請於舊額加倍權之往往科取民間
科權竝行無所措手足宜從舊例辦權更或減輕罷繁碎
止科徵無縱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
孤老院給衣糧以爲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舍於官
衙民宅如是則養民之大端不外是矣人存則政自舉意
美則法自良此外觸類廣推隨時潤色在君相之措行耳
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
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有犯於民設條定罪威福者
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今百官自行威福進退生殺惟意
之從宜從禁治孔子爲百王師立萬世法今廟堂雖廢存
者尙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

宜令刷會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復之寶太平之基王道之本今天下廣遠雖祖宗威福之致亦天地神明所陰祐宜訪名儒循舊禮尊祭上下神祇和天地之氣順時序之行使神享民依德極於幽明天下賴一人之慶見行遘厯日月交食頗差聞司天臺改成新厯未見施行宜因新君卽位頒厯改元令京府州郡置更漏使民知時國減史存古之常道宜撰修金史令一代君臣事業不墜於後世以資勵勸此皆可及時舉行以昭新政者也書奏世祖嘉納焉又言邢州萬餘戶兵興以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眞定張耕洺水劉肅者治之猶可完復朝廷卽以耕爲邢州安撫使肅爲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爲順德府癸丑從世祖征大理明年征雲南

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
戮一人己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贊於上全活不可
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
法秉忠采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今者條列以聞於是
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
士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猶不改舊服
時人稱爲聰書記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
忠久侍藩邸參密勿定大計已同內相宜褒崇尊顯以示
天下不當猶仍其野服散號卽日詔拜光祿大夫位太保
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寶獸之女妻之賜第
奉先坊且以少府官籍監戶給之秉忠旣受命益以天下
自任燕閒顧問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所推薦人才後悉爲

名臣而未嘗宣泄市恩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
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爲上都而以
燕爲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
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爲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
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十一年扈從
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嘗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無疾端坐
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
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
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內府錢具棺斂
遣禮部侍郎趙秉溫護其喪還葬大都十二年贈大傅封
趙國公謚文貞成宗時改謚文正仁宗時又進封常山王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齊居蔬食終日

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詠自適其詩蕭散
閑淡類其爲人有文集十卷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後秉
恕字長卿好讀書年弱冠受易於劉肅遂明理學秉忠事
世祖以薦士自任嫌於私親獨不及秉恕左右以聞召見
遂同侍潛邸世祖嘗賜秉忠白金千兩辭曰山野鄙人金
無所用世祖曰卿獨無親故遺之邪乃受而散之以二百
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賞秉恕無功可冒
恩乎終不受中統元年擢禮部侍郎邢州安撫副使賜金
符歷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大原五路總管所至皆有惠政
年六十卒於官

張文謙者邢州沙河人幼與太保劉秉忠同學世祖居潛
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召對稱旨命掌王府書

記日見信任所匡贊皆與秉忠共之中統元年立中書省
首命王文統平章政事文謙爲左丞建立綱紀講明利病
以安國便民爲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而文統素
忌克議事屢相可否文謙積不能平遽求出詔以本官宣
撫大名臨發猶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
賦何以慰來蘇之望若虞國用不敷者俟時和歲豐取之
未晚於是詞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一二年春來朝復
畱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鉅細必舉文謙力爲多
三年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開白中書
詔廷臣議之文謙曰分制財用宰相之職若中書弗問天
子將親蒞之乎帝是之至元元年詔文謙以中書左丞行
省西夏中興等路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謙得蜀士陷

俘虜者五六人出之使習吏事旬月間簿書有定式子弟亦知尙學俗爲一變浚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家言有戶數千當役屬爲私奴者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戶籍爲斷其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其餘良民無爲奴之理議遂定五年淄州妖人胡王惑眾事覺逮捕百餘人丞相安童奏以文謙往決其獄惟坐三人棄市餘皆省釋七年拜大司農卿奏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請開籍田行祭先農先蠶等禮復與竇默請立國子學詔以許衡爲國子祭酒選貴胄子弟教育之時阿合馬議拘民間鐵官鑄農器高其價以配民勑立行戶部於東平大名以造鈔及諸路轉運司干政害民文謙悉於帝前極論罷之及爲御史中丞阿合馬慮憲臺發其奸

乃奏罷諸道按察司文謙奏復其舊然自知爲奸臣所忌力求去會命同許衡等造新厓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歲餘卒文謙早從劉秉忠洞究術數晚交許衡尤粹於理學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言莫非仁義尤以引薦人材爲己任數忤權倖而得喪不以經意身後家惟藏書數萬卷追封魏國公諡忠宣長子晏仕至御史中丞封魏國公諡文靖李謙碑其神道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畏吾人布魯海涯子也甫生時父拜廉訪使之命遂以官爲子孫氏自布魯之先俱以功爲畏吾世臣凡三世皆以海涯爲號布魯少隨其主內附充宿衛從太祖西征妻以居里可汗女旋使總理燕京財幣拜燕南

諸路斷事官屢平反冤獄贖逃奴寬代軍之罪所至多惠
政居家以孝友聞追封魏國公諡孝懿子十人孫五十三
人多登顯仕希憲其仲子也年十九侍世祖潛邸奇其容
止議論希憲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懷中
何書對曰孟子問其大旨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爲對
世祖嘉之由是呼曰廉孟子嘗與近臣校射世祖前近臣
以其儒生授以弱弓希憲請易勁者三發連中眾驚服歲
甲寅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爲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
諸王貴藩分布左右民雜羌戎號難治希憲詢民病苦抑
強扶弱首薦許衡提舉學校國制儒得免奴籍京兆諸豪
廢令不行希憲至悉良之但識字者卽贖著儒版初世祖
受命經理河南關右居數歲譏者謂王府人多專擅不法

憲宗命阿藍荅劉太平檢覈所部用酷吏分領其事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有罪固當獨任僚屬何預及事竟卒無獲罪者已未憲宗駐蹕合州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且指庭實命恣所取希憲引儒生百餘并伏軍門因請軍中所俘士人以官錢贖之得免五百餘人憲宗崩問至希憲啟請速還京正大位以定人心世祖命希憲先行審察事變對曰劉太平霍魯海在關右渾都海四萬騎在六盤征南諸軍散處秦蜀太平要結諸將其性險詐素附阿里不哥倘倚關中形勝潛生異謀將不可制宜遣趙良弼往覘人情事宜從之初憲宗南征畱季弟阿里不哥居守至是發河朔民爲兵將與上爭帝眞定名士李榮當奉莊聖太后命侍阿里不哥講讀爲藩臣脫

忽思所忌械之希憲訪槃於獄言於世祖而釋之又奉使於東方宗王塔察爾勸其首先翊戴王然之庚申世祖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謙讓未允希憲復以天時人事進言且曰阿里不哥以母弟挾居守之權倘竊位號則四方觀望宜早定大計詔告天下則從違順逆立判機會不可緩世祖然之明日卽位建元中統希憲上言高麗王子僉久畱京師今聞其父死宜立爲王遣還國結以恩信又言鄂兵未還宜遣使與宋講好敕諸軍北歸帝皆從之俄趙良弼還自關右奏劉太平霍魯海反狀皆如希憲言乃命希憲宣撫陝西四川道太平霍魯海聞之乘驛先入京兆希憲遲一日至宣卽位詔遣使安諭六盤渾都海殺所遣使馳召其黨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台不華使各以兵

來援盡發蒙古奧魯新軍且約太平霍魯海同日內應希
憲召僚屬謀先發乃遣萬戶劉疑京兆治中高鵬霄華州
尹史廣掩捕其黨皆衷甲以待鬪而就獲復遣劉疑誅密
里霍者總帥汪惟正誅乞台不華具以驛聞時關中無兵
備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旨爲辭
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身承密旨便宜從事已
飛奏矣又出庫金帛充功賞製軍衣惟良感激遂行又發
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四千授蒙古官八春將之謂之曰
此軍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
則大事濟矣兩軍旣行乃濬濠儲糧爲城守計會有赦詔
至希憲先尸太平等於通衢而後出迎詔人心遂安乃遣
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兵將等罪帝善其行權別賜金虎

符使節制諸軍得便宜行事西川將紐璘奧魯官將舉兵
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送二人
至京兆請并殺之希憲謂寮佐曰渾都海西而不東吾知
其無能爲今誅其將校徒攜眾心致其死關不如因其懼
死釋而用之使感恩効力上策也乃惟送二人於京師餘
竝不問初諸校既執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知諸校獲全
紐璘奧魯官得釋大喜過望切諭其屬出兵効力八春果
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詔以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秦蜀省
事渾都海聞關中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荅復自和
林提兵會之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璘兄宿敦爲書招紐
璘時西川人心危疑事不可測希憲遣使諭戒兩川諸將
素憚希憲威名按堵從命渾都海阿藍荅合軍而東諸將

失利於甘州河右大震西土親王執畢帖木爾輜重皆空就食秦雍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會汪惟良八春等合東諸侯兵力戰西涼大敗之斬渾都海阿藍荅事聞進拜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時希憲年甫三十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請飭諸軍毋虜掠違者罪及其帥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眾又罷解鹽戶所摘軍及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寬民力東川帥欽察獲宋臣張炳震王政二人俱以母老乞哀希憲皆縱還因爲書與宋四川制置余玠諭以天道人事玠得書斂守疆界不敢妄動鞏昌帥府上鎮戎州叛者四百餘人希憲惟誅首惡五人餘悉原釋宋將家屬之在成都者希憲歲給其糧父兄仕宋者子弟得越界歲省其

親人皆感之李壇反山東事連王文統平章趙璧素忌希
憲勳名因言文統爲張易希憲薦引遂至大用且關中形
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宜關聖
慮帝曰希憲挺良弼皆正士何慮焉蜀伶人費正寅以私
怨譖希憲因李壇叛亦修城治兵潛畜異志帝因惑之命
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行省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
希憲還京師進拜中書平章政事振綱維綜名實汰冗濫
抑僥倖興利除害當時翕然稱治典章文物一新又建言
國家自開朔以來凡納土及佐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
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阜隸僮使前古
所無宜更張之使攷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至元元年丁
母憂未幾有詔奪情起復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續經及喪

父亦如之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眾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合馬罷所領歸有司有內侍傳旨入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宦預政之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言者訟丞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使待鞠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深者無如陛下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效可付大事奈何以小人一旦之言不加詳察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遭疑矣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帝良久曰卿且退朕徐思之翼日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欽察者帝敕中書急遣使誅之明日希憲復奏帝怒曰尙爾遲回邪對曰欽察大帥以一小人言

被誅民心必駭請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詔遣能者按問事果無實希憲每奏事帝前激切無回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邪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方士請鍊大丹敕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卻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戒不忠爲子戒不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合馬專總財利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今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希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如君所言必使羣邪舞法賄賂公行事乃集邪

阿合馬不能對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用
事先朝資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旣釋之矣時希
憲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
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
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
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
汝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卽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
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阿合馬從旁曰
希憲曰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希
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取難
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遣致二斤希憲卻之曰吾終不以
彼所遺愈疾也帝聞而遣賜之十一年嗣國王條輦哥行

省鎮遼陽有言其擾民不便者詔起希憲往代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指揮官吏希憲始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其人惶懼求哀國王亦爲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羨餘馬千三百謂上之則若自銜卽與他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郊原擾民爲甚希憲欲入奏之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萬五千貫還民之直幸勿上聞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

朝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荆南得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以進至鎮時阿里海牙頗縱軍虜掠心憚希憲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卽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所饋若皆己物我取之非義或係官帑事同盜竊若斂於民不爲無罪皆感激謝去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有立契券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先時江陵城外潞水限戎馬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業貧民

發沙市倉粟二十萬斛以振公安之饑大綱既舉乃興學校選教官置經籍躬詣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百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關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上之樞密臣發之帝前其中有曰歸附之初民不聊生皇帝遣廉相出鎮荆南豈惟人漸德化昆蟲草木咸被澤矣帝曰希憲不嗜殺人故能爾也十五年希憲疾久不愈董文忠言江陵溼熱所致卽召還江陵人號泣擁道畫像祠之還橐蕭然帝知其貧特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帝欲令希憲以侍中領門下省竟爲阿合馬所沮十六年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希憲曰臣病委之於天所甚憂者

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
急爲屏除不然日就沈疴不可藥矣蓋指阿合馬也臨終
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預於己謂皋夔稷契伊
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
也十七年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加贈
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上柱國恆陽王子六人孚恪恂
忱恆惇從弟希賢至元十二年春以禮部尙書佩金虎符
與工部侍郎嚴忠範持國書使宋三月至廣德軍獨松關
爲宋將張濡所殺明年宋亡元軍獲張濡殺之詔遣使護
希賢喪歸復籍濡家資付其家希賢死時年二十九從子
惠山舊連海涯號希憲弟阿魯渾之子也至治元年登進士第
拜監察御史中書省有大臣貪猥狼籍卽抗章劾之旣又

劾奏明里董阿不當攝祭太廟又上疏言迎佛費財蠹俗
時山東鹽法大壞以選除都轉運使未期月課取至正中
遷河南行省右丞有詔發民治決河徧騷屬郡亟以不便
上言時不能用歷湖廣江西福建行省右丞拜翰林學士
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

希憲父希魯從弟希賢從子惠山舊皆別傳今并入

安童

安童

童一作同

木華黎四世孫霸圖魯長子也中統初世祖追

錄元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百寮上母弘吉剌氏昭
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
童雖幼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世祖悅曰
公輔器也四年執阿里不哥黨千餘將置之死安童侍側
曰彼皆親藩之人各爲其主豈知順逆陛下甫定大難遽

殺多人將何以懷未附帝驚曰何從得此老成語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秋八月拜中書右丞相以年少未更事固辭帝乃召許衡入省議事以佐之令衡有嘉謨則先告安童以達於朕衡對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聞古諠卽解要領臣敢不竭誠輔導但慮中有人間之則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四年三月安童復奏請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從之五年阿合馬密議立尙書省乃先奏以安童立位三公崇以虛名而實奪之權事下諸儒議商挺力言其不可乃止七年奏言前有旨令尙書省樞密院奏事如常制其大政令聽與臣議然後得聞今尙書臣一切徑奏帝曰阿合馬倚朕信用故爾專擅邪敕如前詔八年陝西省臣耶速迭爾建言歲饑盜熾非顯戮無以威眾安童言

強竊均死法何以立罪入死者仍宜待報從之十一年奏
阿合馬擅財賦權官屬所用非人請嚴加選汰其營作宮
殿資緣爲奸竝宜詰問不報阿合馬患安童之逼己也知
其短於邊才乃密謀出之於外十二年王師伐宋阿合馬
密言大兵南行西北空虛非親藩重臣鎮邊不可詔安童
從皇子北平王出鎮西北由是十年不得入朝踰年爲叛
王昔里吉劫執同北平王竝入海都軍旣而事定送還會
阿合馬亦敗二十一年從王歸待罪闕下帝召見慰勞畱
語寢殿四鼓乃出復拜右丞相二十二年監察御史陳天
祥奏言陛下至元初相安童至今人思初政不怠也去歲
丞相還自北邊天下咸望其復柄用旣而果膺復相之命
老幼貴賤無不相慶時政之治不治人心之安不安係丞

相之得人不得人陛下但任安童再佐以御史大夫王速左相伯顏事事咨三人而後行無使纖人旁撓其間何患天下之不治又安用掎克在位之盧世榮爲哉是年右丞盧世榮敗安童條其所用人及掎克諸事詔悉罷之詔銓定省院臺官屬帝曰如平章右丞等朕當親擇其餘諸司竝從中書奏擬安童進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而近臣伺隙援引非類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若廢格之必有短臣於上者臣謂銓選之法宜循定制帝曰卿何慮是其有妄奏者卽入言之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上親討平之宗室誑誤者命安童按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有乘間譖安童悖慢宗藩者帝曰汝等小人豈知安童所爲

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桑葛得幸於上復決意立尙書省
安童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葛別相賢者猶或
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權盡歸尙書屢
求退不許二十七年以疾固辭遂罷相以完澤代之明年
春桑葛亦敗三十年春安童卒年四十九世祖震悼曰天
何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事安童弱冠登庸在相位前
後二十年汲引善類不問蒙漢如史天澤姚樞許衡商挺
竇默皆志同道合立御史臺以正紀綱立太常以崇禮樂
剷除苛虐開布寬平抑奢尙儉薄征厚施朝野清謐倉庫
豐盈世祖倚之曰安童爲相朕寢乃熟方與諸儒經畫典
制以太平爲己任而邊事撓之宵小格之未竟其志每與
許衡語歸數日猶念之不釋公退府南開一閣延士講論

元史卷三十

列傳

三

古今得失臧否終日不倦請謁絕迹於門所居第一堂一廚或請舫兩廡粗備燕息荅曰身足於庇完矣餘室何用神觀儼然望而生敬每旦暮出入京師皆拱立目送曰安相公也及卒天雨木冰三日天下聞之識與不識罔不失聲驚哀論者謂至元初政不減漢文安童之賢不亞房杜使不爲阿合馬桑葛掣肘其致治何遽不古若以爲憾焉成宗大德中御史中丞何瑋奏言丞相安童甚賢而相業前後異者蓋初年有史天澤廉希憲許衡輩爲之佐復相則諸老盡去成宗深然之賜封諡曰東平忠憲王碑曰開國元勳命世大臣之碑子兀都台少襲長宿衛父歿凡賻賻之物一無所受以素車樸馬歸葬先塋事母以孝聞成宗卽位拜大司徒常侍掖庭贊畫大政帝及中宮咸以家

人禮待之大德六年卒年三十一謚忠簡子拜住位宰輔
自有傳

不忽木

完澤 圖忽魯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爲康里部大人康里卽漢康
居國也祖海藍伯嘗事克烈部王罕王罕滅太祖遣使招
之荅曰昔與帝同事王罕今旣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
所之子十人皆爲太祖所虜燕眞取幼年方六歲太祖以
賜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遣侍世祖於藩邸長從征伐有
功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命以居守燕眞曰主上素
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之地殿下以皇弟獨處安全可
乎世祖然之因請從南征憲宗喜卽分兵命趨鄂州而自
將攻蜀之釣魚山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眞統世祖

留部覺阿里不哥有異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於上都世祖卽位燕真旋卒不忽木其仲子也資稟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之命給事太子東宮師事贊善王恂恂從北征復受學於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爲公輔器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嘉其寓規諫意衡纂歷代帝王名諡統系歲年爲書授諸生不忽木讀數過卽成誦帝召試不遺一字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荅圖魯等上疏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蓋自唐虞三代降至兩漢罔不以學校爲人才教化之本魏道武帝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此歷代皆有學校之證也其平定南方之君建置學校者晉武帝平吳始起國子學

隋文帝滅陳俾國子學不隸太常唐高祖滅梁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亦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各置生徒有差然晉之平吳得戶五十二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萬而已其崇重學校已如此況我堂堂大朝奄有江嶺之地計亾宋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非晉隋唐之所能及然學校之政尙未全舉臣等曩被聖恩俾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者尙少而欲臣等

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以學制未定朋從數少
譬猶責嘉禾於數苗求良驥於數馬恐不易得也爲今之
計如欲人才眾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徧立學校然後可
若日未暇則且於大都宏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以下
十歲以上質美者百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百人俾
廩給各有定制選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
教俾其通講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下
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教授各令以本業
訓導或一藝通然後改授或一日之間更次爲之俾國子
學官總領其事常加點勘務要俱通仍以義理爲主有餘
力者聽學文字日月歲時隨其利鈍程其勤惰而賞罰之
或升上舍或降下舍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令學

射自非假日無故不令出學數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乃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從政然後歲聽學官舉其賢能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不時奏聞則學無敝政而天下之材皆觀感興起然後續立郡縣之學求以化民成俗無不可者書奏帝覽之喜十四年授利用少監十五年出爲燕南河北道按察副使帝遣通事脫忽託護送西僧往作佛事還過眞定箠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其狀以僧下獄脫忽託直欲出僧辭氣倔強不忽木令去其冠庭下責以不職脫忽託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輩犯法故也繼而燕南奏至帝曰我固知之十

九年遷按察使有訟淨州守臣盜官物者淨州本隸河東特命不忽木往按之歸報稱旨賜白金千兩鈔五千貫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時樵茶轉運使盧世榮阿附宣政使桑葛言能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輩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願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忽木遂辭參議不拜二十二年世榮以罪被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尙書時方籍阿合馬家其奴有罪當死者詭言阿合馬家資隱寄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攷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頗疑之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貳官詢其事不忽木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

苟延歲月微幸不死爾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急除此
徒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悟命不忽木鞠之具
得實伏誅盡釋其捕繫者二十三年改工部尙書九月遷
刑部尙書河東按察使阿合馬以資財媚權貴貸官錢約
償羊馬至則抑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
及不忽木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饑不忽木以便
宜發倉廩振之阿合馬所善幸臣有奏不忽木擅發軍儲
及鍛鍊阿合馬使自誣服者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
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審視阿合馬竟伏誅
土圖哈求欽察人奴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
遇改正其籍土圖哈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不忽
木力諫帝意乃解二十四年桑葛奏立尙書省誣殺參政

楊居寬郭佑不忽木爭之不得桑葛深忌之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入曹治事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車駕還自上都其弟野禮審班侍坐輦中帝曰汝兄必以某日來迎不忽木果以是日至帝見其癯甚問其祿幾何左右對以滿病假者例不給帝念其貧命盡給之二十七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十八年春帝獵柳林徹里等劾奏桑葛罪狀帝召問不忽木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罷尙書省復以六部歸於中書欲用不忽木爲相固辭帝曰朕過聽桑葛致天下不安今悔之無及朕識卿幼時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不忽木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尙多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

木平章政事時上都畱守木八剌沙言改按察司置廉訪司不便宜罷去乃求憲臣賊罪以動上聽不忽木歷陳其不可罷帝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曰燁襲位若遣一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使詣闕謝罪盡獻前六歲所當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卽以其半賜之不忽木固辭惟受沈香假山象牙鎮紙水晶筆格而已麥朮丁請復立尙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以阿合馬桑葛前鑒責之事遂寢又諫征琉球之役及賦江南包銀桑葛黨忻都長於理財帝欲釋不誅不忽木力爭至日中凡七奏卒正其罪僧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不

忽木曰佛以去貪爲寶遂弗與又諫京師令蒙古人與漢人閒處以制不虞之說竝圖寫國中貴人第宅已與民居犬豸相制之狀上之而止帝每顧侍臣稱塞陲旃之能不忽木從容問其故帝曰憲宗時彼常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不知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急揮手曰卿止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入問所以消變之道奏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輔相參贊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是以三代聖王敬天之怒遇災而懼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

父安此前代之龜鑑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款陳夜至四鼓明日進膳賜以盤珍三十一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勳舊不得入臥內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竝受遺詔畱禁中太后召三人問之月魯那顏曰臣等受顧命太后但觀臣等爲之臣若誤國卽甘伏誅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太后然其言遂定大策其後發引升祔請謚南郊皆不忽木領之成宗卽位執政皆迎於上都之北帝見而慰勞之廷議大事多采不忽木之言太后亦以其先朝舊臣禮貌甚至河東守臣獻嘉禾省臣欲奏爲瑞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邪曰惟此數莖爾不忽木曰若如此旣無益於民

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至欲釋奴殺主妻殺夫之罪不忽木言於帝而止之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執政內憚欲出爲陝西行省平章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邪帝畱之竟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固辭制去重字大德二年行御史中丞事三年兼領侍儀司事四年卒年四十六帝聞之驚悼不忽木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紵以養母後出使還則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惟服儒素祿賜有餘卽散施親舊所薦拔如丞相哈刺合孫等多爲名臣居常簡默及上前論事則陳義慷慨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

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憾不早聞此言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見朕也武宗時追封魯國公諡文貞子回回陝西行省平章曠曠由江浙行省平章入爲翰林學士承旨自有傳

完澤土別燕氏祖土辭從太祖起朔方平諸部太宗伐金命太弟拖雷由陝右進師以擊其不備土辭爲先鋒遂去武休關越漢江略方城而北破金兵於陽翟金亾從攻興元闡利諸州拜都元帥取宋成都賜食邑六百戶父線眞宿衛禁中掌御膳中統初從世祖北征四年拜中書右丞相與諸儒臣論定朝制完澤以大臣子選侍皇太子署詹事長入參謀議出掌環衛小心慎密太子甚器重之一日

會燕宗室指完澤語眾曰親善遠惡君之急務善人如完澤者羣臣中有幾耶自是常典東宮衛兵太子眞金薨成宗以皇孫撫軍北方完澤兩從之至元二十八年桑葛伏誅罷尙書省歸中書世祖以擇相咨問廷臣不忽不言阿合馬籍沒時其賂遺近臣簿籍獨無完澤名又嘗預言桑葛爲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請以代桑葛特拜中書右丞相完澤立朝一意革桑葛敝政請蠲積歲逋負錢粟三十一年世祖崩成宗卽位完澤草遺詔諭中外罷征安南之師蠲滌煩苛恪守成憲屢詔散財發粟不惜鉅萬以頒賜百姓大德四年加太傅錄軍國重事七年卒追封興元王謚忠獻完澤在相位十餘年位望益崇成宗倚任益重吏民守職樂業頗稱賢相然誤聽雲南左丞劉深言出師

征八百媳婦國險遠炎瘴及至未戰士卒死者十已七八
驅民轉粟餉軍谿谷不容舟車必負擔以達一夫致粟八
斗率數人佐之凡數十日乃至由是民死者亦數十萬中
外騷然御史中丞陳天祥董士選皆力陳其害而完澤說
帝稱江南盡世祖所取陛下不竣此役則無功業可見後
世成宗深入其言故用兵意甚堅卒致覆軍辱國議者皆
咎完澤希寵生事逢君之罪舊史諱之反稱其安靜不急
功利謬矣

圖忽魯字親臣康里人自幼入侍世祖命與耶先鐵木爾
及不忽木從許衡學帝問其所學圖忽魯與不忽木對曰
三代治平之法也帝喜曰康秀才朕初使汝往學不意汝
卽知此除蒙古學士進兵部郎中遷僉太史院嘗宴見世

祖屢開說古今治亂政要多所裨益至元二十年遷中書
右司郎中未幾太宗正辟徹干薦掌其府判署閱諸獄文
案遇死罪求所以生之而不得輒愀然不樂遷吏部尙書
時哈剌合孫爲湖廣平章嘗與圖忽魯同在太宗正府素
知其賢舉以自輔遂授湖廣右丞禽盜首喬大使於九江
梟諸市羣盜頓息奏罷徵夏稅以蘇民困辰州蠻叛副樞
劉國傑往討不利圖忽魯調辰澧沅民間弩士三千助之
因蠻攻蠻遂獲勝成宗時平章不忽木卒帝思之間近侍
曰羣臣孰有似不忽木者賀伯顏對曰圖忽魯其人也且
先帝所知遂驛召還遷樞密副使大德七年卒封趙國公
諡文肅又有燕柎者舊作燕公柎今從神道碑字國材建昌人爲江淮
行省參政入朝值桑葛敗世祖欲易政府大臣以問柎柎

舉伯顏不忽木陳天祥等十人以對又問誰可爲首相以
安童及完澤對世祖遂相二人而以不忽木及杻爲平章
固辭終湖廣行省右丞舊史專傳今附

全阿魯渾

子岳柱

阿魯渾

舊連薩理號

畏兀人其祖父兄弟皆以薩理爲號祖阿

台薩理當太祖定西域還從至燕會畏兀國王亦都護請
於朝盡歸其民詔許之遂西還精佛氏學父乞台薩理襲
先業通經律論業旣成師名之曰萬全故遂以全爲氏至
元十二年入爲釋教都總統同知總制院事子三人阿魯
渾其仲也幼受業於國師八思巴旣通其學且解諸國語
世祖聞其材俾習中國文字於是經史百家及陰陽厯數
圖緯方技皆究其說後事皇太子入宿衛深見器重有西

域僧自言能知天象譯者皆莫解其義帝問誰可與論難者侍臣以阿魯渾對果屈其僧帝悅令宿衛禁庭會有江南人言宋宗室反者命捕之使已發阿魯渾趨入諫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也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而發之闕廷必其仇也且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旦輒以浮言捕人恐人人自危徒中奸計帝悟立詔使還俾械繫告者下郡治之果立伏挾嫌誣陷之故帝曰非卿言幾誤大事自是命日侍左右每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遂遣使求賢命領集賢館事阿魯渾曰陛下初置集賢館以待士宜擇重望大臣以新觀聽詔以司徒薩里蠻領之仍以阿魯渾爲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士之應詔至者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

過望其弗稱旨者亦請加賚遣還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內前冀帝見之帝果過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意欲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況欲損之誰肯至者阿魯渾又請立國子監置博士弟子員優其廩餼於是學者日盛二十三年進集賢太學士及尙書省立桑葛用事詔阿魯渾與同視事固辭不許授平章政事桑葛日橫引用羣小爲腹心阿魯渾彌縫其閒初猶信用久漸乖忤又立徵利司責理天下逋負囹圄皆滿愁怨載路會地震北京阿魯渾極言致災之由請罷徵利司以塞天變詔下之日京師相慶市酒爲空及桑葛敗一無所污然猶坐累籍沒桑葛臨刑吏猶以阿魯渾爲問桑葛曰我惟不用其言故致於敗彼何

與焉帝益信其無罪詔還所籍財產仍賜以金帛辭不受
成宗卽位賜楮幣二十萬緡初成宗在潛邸數遣使召之
託疾不往及成宗撫軍北邊帝遣阿魯渾奉皇太子寶往
授乃一至其邸及卽位語阿魯渾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事
朕者惟卿雖召不至眞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
諸侯王等常語左右曰全平章眞全材也大德三年復拜
中書平章十一年卒阿魯渾雅好推轂士由薦進者數十
百人多至公卿大夫未嘗有德色追封趙國公諡文定趙
孟頫碑其神道

見松雪集

子三人長岳柱

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端凝有遠識方八歲觀畫師
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
酒何用剪髮爲也何大驚異旣長就學日記千言年十八

備宿衛出入禁中如老成人至大元年授集賢學士卽以
薦賢舉能爲事皇慶元年授湖廣道宣慰使日接儒生詢
民瘼至順二年除江西行省平章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
王官帑鈔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
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語使者歸以其意復中書時相
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狀罪誣告者若干人上聞嘉之
賜幣帛及上尊酒桂陽州民張思進等嘯聚二千餘眾州
縣不能治廣東宣慰使請發兵捕之岳柱曰有司不能撫
綏邊民更欲興兵病民邠遣千戶王英往問狀英直抵賊
巢諭以禍福果罪兩巡檢司而眾皆復業南方以寧三年
遷河南江北行省平章旋卒岳柱天資孝友尤嗜經史有
雅量人有欺之者坦不爲意有父風

葉李字太白一字舜玉杭州人宋末從學於太學博士補京學生景定五年彗星見理宗詔求直言是時世祖圍鄂宋命賈似道領兵赴援會憲宗凶問至乃解圍班師似道自詭爲己功旋復入相益驕肆自顓剗置公田關子其法病民甚中外無敢指議李乃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力詆似道極言三光舛錯宰執之愆似道知稟出李手嗾臨安尹劉良貴誣其僭用金飾齋扁鍛鍊成獄黥配漳州宋亡歸隱富春山至元十四年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行臺江南且求遺逸以李姓名上初李攻似道書其末有前年援鄂克全師而返適有天幸之語世祖習聞之每拊掌稱歎及是見其姓名太悅卽授浙西道儒學

提舉使者竝致丞相安童書促李上道李乃幡然拜命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江南世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旣至京師館集賢院中它日召見香殿勞問曰卿曩時訟似道書朕嘗識之更詢以治道安出李歷陳古帝王得失成敗之由世祖首肯賜坐錫宴更命五日一入議事時方罷各道儒學司李因奏曰臣覩先帝詔書當辦業時軍務繁夥尙招致士類今陛下混一區宇偃武修文可不作養人材以宏治道各道儒學提舉及郡教授實風化所係不可罷請復立提舉司專提調學官課諸生講明治道而上其成才者於太學以備錄用凡儒戶徭役竝乞蠲免帝可其奏宗王乃顏叛詔李庭出師討之而將校多用蒙古人或與賊親暱立馬相鄉語輒釋仗不戰帝

患之李密啟曰兵貴奇不貴眾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暱誰肯盡力徒費四方轉餉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關彼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蹈之無不勝矣帝善其策諭將帥師果奏捷自是帝益奇李每罷朝必召見論事二十四年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固辭得許因叩首謝曰臣今雖不居是職然御史臺天子耳日常行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御史奏疏行臺咨稟事關軍國生民利病宜各許實封言事以廣視聽會桑葛奏立尙書省授李尙書左丞李復以資格固辭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邪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材不可以驟進必漸摩培養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

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爲美觀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時帝欲徙江南宋宗室及大姓於北方李乘間言宋已歸命其民安於田里今無故聞徙必將疑懼萬一有奸人乘釁而起非國之利帝悟事遂寢遷尙書右丞帝欲伐交趾召李入議李曰遐方遠夷得之無益軍旅一興費糜鉅萬今山路險巇深入敵境萬一蹉跌非所以威示遠人也乃止二十五年擢平章政事李又辭許之賜以玉帶視秩一品及平江田四千畝初李嘗稱桑葛之才世祖信之桑葛爲尙書省丞相顓擅國政急於財利毒及生民李與同事莫能匡正會桑葛敗遂請疾南還揚州儒學正李淦上書言葉李本一黥徒受上簡知可謂千載一遇而纔近

天光卽以舉桑葛爲第一事禁近侍言事以非罪殺參政郭佑楊居寬迫御史中丞劉宣自裁錮治書侍御史陳天祥罷御史大夫門荅占侍御史程文海杖監察御史變鈔法拘學糧徵軍官俸減兵士糧立各提舉司增鹽酒醋稅課官民皆受其禍尤可痛者要束木禍湖廣沙不下禍江淮蔑貴里禍福建又大鈎攷錢糧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水災洊至葉李亦無一言自劾薦舉非人之咎尙賴陛下聖明更張政化人皆知桑葛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葛之罪葉李雖罷相權刑戮未加而負清望重名爲天下所竊議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其舉桑葛特媿知人之明雖朕亦與有責焉有旨驛召湏詣京師置對李南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未幾卒

李既卒而淦至詔以淦爲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論者謂桑葛之奸邪較賈似道尤易識葉李既力舉桑葛則其攻賈似道亦特劫於太學之公議耳李前後被賜甚多而自奉甚儉比卒悉表送官至正八年追封南陽郡公謚文簡

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泰赤爲馬步軍都元帥從太祖定中原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右民間事時有所咨訪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擾寒餓且死宜加振給詔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二十三年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以價輸官徹里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

可鬻遽止之二十四年分中書爲尙書省桑葛爲相引用
黨與鉤攷天下錢糧凡昔權臣阿合馬積年負逋舉以中
書失徵奏誅二參政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
及親戚或逮繫鄰黨械禁撈民不勝其苦自裁及死獄
者每省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願忌莫敢言徹里具陳桑
葛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
體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辨愈力且曰臣與桑葛無讎所以
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而不復
言則奸人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
名臣竊懼焉帝大悟卽令帥羽林三百人往籍桑葛家得
珍寶如內藏之半桑葛旣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奉旨往
江南籍桑葛姻黨江浙省臣烏馬爾蔑列忻都王濟湖廣

省臣要東木等皆棄市天下大快之徹里往來凡四道徐
皆過門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遷福建行省平章汀漳劇
盜歐苟久不平引兵進討號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惟整
隊耀武過柵不攻有降者則慰勞以酒食且原其貪吏激
變之由他柵聞悉款附其黨縛歐苟出降不戮一人汀漳
平三十一年帝不豫徹里馳還京侍醫藥帝崩與諸王大
臣共定策迎立成宗大德元年拜南臺御史大夫召都事
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
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爲明徵賦以多爲功至
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爲甚爲我
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爲也帝聞而善之改江浙行省平章
吳淞江歲久淤塞平江嘉興湖州三郡水無所泄淫潦敗

稼朝廷命行省發卒數萬疏之徹里董其役凡四閱月畢
工九年召入中書平章政事卒家資不滿二百緡人服其
廉追封徐國公諡忠肅至治二年進封武寧王改諡正憲
子多爾只江浙行省左丞姚燧碑其神道

論曰世祖卽位之初首定官制立中書省以總百司庶務
一時明良際會稱得人之盛漢人史天澤始躋首輔劉秉
忠亦以太保參預中書省事初無內色目外漢人南人之
見誠王者公天下之量矣惟惑於言利之臣王阿桑盧相
繼柄政復設尙書省盡奪中書政權一時安童廉希憲不
忽木諸勲舊皆爲所阻隄逡避位去中書而不獲竟其
用阿魯渾與桑葛同視事尙書省委蛇彌縫亦不能有所
補救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自古而然至元之治不獲比隆

古昔豈獨諸賢之不幸哉抑世祖嘗曰曩言王文統不可
用者惟竇漢卿一人尙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
邪阿合馬稔惡十餘載苟非斃於王著竟無劾罷之時徹
里不憚批鱗悟主而桑葛不逾時伏誅吾於當日諸賢不
無春秋責備焉彼葉李者反稱桑葛之才階而進之其無
知人之明邪抑逢迎爲容悅也李淦之言足以褫其魄已

○論
今補

元史卷三十終